

• 云南作家丛书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复活了的维纳斯

刘永年 著



复活了的维纳斯

刘永年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张晓岚 杨红昆

封面设计:凝 溪

封面摄影:凝 溪

· 云南作家丛书 ·

复活了的维纳斯

刘永年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125 字数:161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2-01507-8/1·382 定价:5.60 元

“云南作家丛书”总序

张宝三

云南这片古老、神奇、美丽、富饶、迷人的土地，历史上曾孕育出不少著名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以崭新的风貌，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涌现出了一大批成绩斐然的作家、诗人和颇有影响的好作品。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每个民族几乎都有了自己的民族作家。他们植根于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中，用敏锐的眼光，饱满的热情，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写出了高尚的民族心理素质，讴歌了这个伟大的时代。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又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增添了新的活力。作家如何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反映热火朝天的崭新生活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也就成了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为了弘扬云南民族文化，繁荣我省的文学创作，壮大我省的各民族作家队伍，多出人材，多出好作品，云南人民出版社和《边疆文学》杂志社联合编辑出版“云南作家丛书”，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更可贵的是这套丛书

将一直编辑出版下去，使云南文苑百花盛开，永不凋谢。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省功力深厚的作家和诗人。其中几位已经出版了10多部著作，在全国文学界均颇有影响。就书种来说，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儿童文学；就题材而言，作家的触角伸到了边疆、工厂、农村、部队、矿山、市井；就艺术风格、写作手法而论，更是丰富多采、百花齐放。总之，这套丛书有展现新时期文学成就的序跋集，有优美抒情的风情小说，有充满边疆民族特色的边地小说，有耐人寻味的市井小说，有手法别致的微型小说，有语言清新的抒情诗，有充满儿童情趣的儿童文学，等等。而且编选入集的作品多是作家从所发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力作，值得一读。

云南这片古老、神奇、美丽、富饶、迷人、令人向往的土地，是诗的海洋，歌的故乡，每片树叶都有一首歌，每个石头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连飘过这片沃土的白云，都会带着幸福的醉意而南去。愿我们的作家和诗人，都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以自己独到的慧眼，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去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愿“云南作家丛书”能推出全国一流和世界一流的好书！

1993年9月7日于翠湖畔

目 录

《云南作家丛书》总序..... 张宝三(1)

夕阳无限好..... (1)

复活了的维纳斯 (51)

“初露头角的明星” (63)

乔迁之恼 (78)

苏妈妈 (85)

百宝丹 (96)

醉眼和泪眼..... (109)

路..... (119)

绿色的希望..... (132)

阿爸呵阿爸..... (146)

竹楼上的笑声..... (161)

比金子还亮的心..... (179)

“参谋长”..... (190)

最憨丽的小卜哨..... (206)

夕阳无限好

宽敞的舞台，耀眼的灯光，熠熠闪动的金丝绒大幕，座无虚席的观众，喧嚣繁杂的笑语欢声……这一切，都在等待，期望着一个难得的机遇，一场精采的演出。

舞台上，是一条极醒目的红底金字的特大横标——“热烈欢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白素雪莅临我市演出。”

终于，一阵撼人肺腑的开场锣鼓之后，楚楚动人的报幕员身着华贵的晚礼服，从金丝绒大幕的中缝间站了出来，用一种很富于感染力的嗓音向观众侃侃道：“《战洪洲》，是白素雪同志的保留剧目之一，从她开始演出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除国内演出外，1980年，她又曾率团将此剧带到西欧五国演出，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并得到极高赞誉。”

锣鼓音乐声中，大幕徐徐拉开。

白素雪扮演的穆桂英出场了：她，身材颀长，目光炯炯，身着银素盔袍，头戴白球花翎，就连脚下的朝靴，手中的长枪，肩上的靠旗，也是清一色的素白。从幕后碎步“圆场”上台之后，一个优美舒展、大方利索的“亮相”，当即就赢得了全场观众的齐声喝采——“好！”接着，“哗——”一片热烈的掌声又响彻了整个剧场。

《战洪洲》的剧情在发展……

观众如醉如痴了：有的微闭双目，只听不看；有的摇头晃脑，跟着轻哼；有的忍不住用手指在椅背或自己膝盖上敲打节拍……

不料，正当“穆桂英”在第二场中刚刚唱到训劝其夫杨宗

保的一段唱腔时，突然，一句高亢的唱腔卡住了她的嗓子，面红耳赤地怎么也憋不上去了，声音嘎然而止，仿佛遇到了一座怎么也难逾越的高墙——这是一个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所出现的最难堪的局面：倒嗓。

陡然，整个剧场都异常安静下来，乐队停止了演奏，观众也格外地沉寂。

事出陡然，正处于舞台正中的白素雪，神色也有些慌乱。见此，情急生智，一侧的舞台监督立即果断地示意关幕……

待到大幕关定，冷清了不过几秒钟，突然，如同巨石投水一般，整个剧场骤然一声轰响，哗然鼎沸了。嘈杂声中，观众席上，开始了种种猜测、议论。一个小青年问一位老者：“这怎么回事？”

老者叹了口气，带着无限惋惜摇摇头：“唉！岁月不饶人哪——！”

倒嗓，戏砸锅，剧场后台，神色沮丧的白素雪，颓然倚在墙边，目光有些茫然。一旁，围了团里的一些人，大家都不作声，但又都急切在关注着她。

沉默了半天，又迟疑了一阵，终于，站在边上的剧团副团长吴耘，分开众人，走近她，低沉地问：“怎么办？观众还都等着呢，是不是……换戏？”

白素雪垂下头，默默地缄默着，没吱声。

一侧，扮演杨宗保的她的老搭档高槐插话说了：“我看，换吧，要不，下边几场更伤脑筋……，唉！都怪我！身子不舒服，还替你瞒着……还有……，明明要演出，还硬让他们把你拖去灌那么多……”

听他这话，吴耘惊讶了：“怎么，她病了？还喝了酒？”

高桅没吭气，只把头偏朝一边。

演马童的宋华杰一边把一杯热茶递给白素雪，一边回答吴耘：“是。这两天，白老师活动太多，加之途中又没休息好，今天下午，又被她在这儿的两位早年师兄师妹硬拖去喝了几杯……”

听到这里，化装成女兵的谢丽芳和庄雅萍退到一旁小声嘀咕起来：

“哼！头场就这样！”平素总有些愤世嫉俗味道的谢丽芳，说起话来常常流于尖酸，并老爱带个重重的“哼”音。

“依我看，这大把岁数，也该……”

“该什么？哼！当今的文艺界，比她老的还多着哩……”

“要是早点儿带两个徒弟……”

“带徒弟？哼！……”

那边，白素雪休息镇定了一阵，觉得有点缓过劲来了，就对吴耘说：“你到前边去跟观众解释一下，就说……唉！反正，你想着说吧……”

吴耘点点头，又问：“那，戏……？”

白素雪思忖了一下，指指台后：“老办法，我去外面练练招，出身汗，嗓子热了就行……唉——！”莫名其妙，她叹了口气。

由于知道她有绝招，而且过去也经历过这种事，因此，看了她一眼，吴耘只得按她的吩咐办了。

他去到台上，钻出大幕，待到观众的喧哗平息并把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时，才清清嗓子，面带歉意地向大家解释道：“同志们，刚才，实在是对不起……这里，我代表我们团，也代表白素雪同志，向大家表示歉意……不过，有一点，希望大家体谅，那就是白素雪同志今天的演出，是带病坚持……”

“哗——！”观众席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剧场后面的空场，空旷，冷寂。月光下，白素雪在苦苦练功——她是想借助全身的发热促使嗓子恢复正常功能，这也是她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慢慢探索到的一个办法。此时，但见她穿靴扎靠，全副开打行头，飞脚，扫堂，旋子，翻身（慢翻身，快翻身，串翻身，短翻身）抢背，乌龙绞柱……一连串的大运动量招数。不大会儿，待她停下之际，面颊、额头，早已泌出颗颗晶莹的汗珠，而身上，更是内衣都湿透了。

高桅走来，劝她说：“行了吧，今晚，我看你就随便对付对付得了。”

白素雪摇摇头：“随便对付？我可没那习惯。”

高桅：“可你……”

“就是倒在台上，也得跟平时一样……”说完，她又练起了把子功，小五套，小快枪，大快枪，各种兵械的下场花等……

高桅只好摇摇头，叹了口气。

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大幕又徐徐拉开，演出又继续进行了。白素雪上场，《战洪洲》又接着往下演……果然，她那套办法，到底使嗓子基本恢复了正常，在下面的唱功戏中，平平稳稳，使人听不出有何异样。然而，一到开打，她又有些吃力了。虽然，那几个“乌龙绞柱”和“过包”的出手，打得很尽心，但是，正当她飞跨对方背上一刹那间，用双腿磕飞两条分别从左、右射来的花枪时，突然，只觉得左腿抽搐了一下，落地时，一个趔趄，差点儿倒地，还疼得紧蹙起眉头，要不是拼命咬紧牙关，几乎叫出声来……接下去，又见她头上，脸上冷汗淋漓，不仅动作迟缓，步子也有些踉跄——显然，不是受伤，也是力薄难撑了。只是，尽管如此，她还是拼命坚持着，竭尽全力地招架着……

舞台一侧，高桅、吴耘等人急得差点跺脚。提心吊胆之际，吴耘一边掏出手绢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征询高桅的意见：“要不要马上关幕？”

高桅咬紧嘴唇，摇摇头：“这时关幕，她下来要骂死人的……”

台子中央，白素雪差不多已是精疲力竭了；脸上的津津汗水，在灯光下熠熠闪亮；身上脚上的功夫，已显得大不如前，有些动作，实在只能是虚晃一下……

待到大幕关定，“咚”的一声，白素雪颓然瘫倒在地。

众目睽睽之下，只见她双目合拢，牙关紧闭，不省人事……见此，吴耘一边擦着冷汗，一边吩咐众人：“快，快叫救护车，送最近的医院……”

夜深了，剧场前面的街道上，行人已经极少，路灯下，谢丽芳和庄雅萍边走边聊。

庄雅萍：“明天，去医院看看她？”

沉默了一阵，谢丽芳摇摇头：“不！”

“为什么？”

“人家，是名流……我们，哼！算什么？”

前走了几步，庄雅萍挽紧谢丽芳的手：“是啊，丽芳姐，你也是……戏校八年，正而八经的科班出身，在剧团，也呆了这些年，到头，还是跟我们这些“样榜戏”出身的半路货一块儿跑龙套……”

“算了，我这样的，眼下，哪儿没有？”谢丽芳说着，瞅准路上的一块小石子，狠狠一脚踢去。空旷的街道上，那块石子被她踢得很远很远。

二

白素雪住进了医院。那天的演出，她左脚的肌肉确实是被

拉伤了，只是，她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到了终场。

这天清晨，她一大早就醒了，躺在病床，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窗口，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望着窗外偶尔被晨风吹落的一两片落叶，陡然，她觉得了一种伤感：这大自然的秋天，跟自己生命的秋天，难道同时来到了？

她正费心地绞着脑汁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

“请进。”她喊了一声。

推门进来的，是高桅，他手上，还拿了一束娇艳的鲜花。进来后，他一边把花替她插在床头后的一个空罐头瓶里，一边问：“怎么样？好些了吧？”

“好多了。谢谢。”

高桅把花插好后，指着它问：“这，喜欢吗？”

白素雪点点头。

高桅笑笑，带点诡谲地说：“反正，吃的，我是一概不买。”

白素雪拍拍面前的床头柜：“里面，全是，都大伙买的。”

高桅：“是啊，正因为这样，我更是一点不买，我可不愿意你住几天医院就养成胖子，出去再减肥。”

白素雪苦笑了一下：“是啊，上次，住 16 天医院，净增 8 斤，出去后那一个月，不但天天挨饿，还每早得跑翠湖两圈。”

“这么说，你还惦着这点儿本钱来之不易？”

白素雪点点头，但又有点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问，惶惑间，不觉有些沉闷。

见她不语，高桅又说：“实说了吧，这回，你是猪八戒踩上西瓜皮，大小也算一跟斗……可是，你不能趴下，别忘了，姜越老，才越辣……”

听着这话，白素雪有点明白了，可是，又觉得不好说什么，憋了好阵，才有意岔开他的话意，突然问：“听老吴说，你给小

雪发了电报？”

小雪，是白素雪的独生女儿白小雪，现正在北京中国戏剧学校学习。

高槐“嗯”了一声，想想又说：“本来，也不想让她知道，可听说她们正准备下去实习。想想，不如就叫她上团里来，一是照看照看你，二是说不定在这儿还能多学点东西。”

“让她跟谁学？”

“跟你还不行？”高槐盯着她，觉得她问得有些奇怪，而且还不太合情理。

白素雪沉默了，她知道小雪的情况，可是，眼下，她又觉得不好说什么……

下午，吴耘又来探望白素雪了。说了一阵情况后，白素雪对他说：“记者采访的事，怎么也给我挡挡驾……这一次，实在是扣心有愧。”

吴耘：“可他们无论如何都想见见你。”

“那……”想想，白素雪只好说：“就请你转达我一个态度：这次，我失误中，有贪杯这个因素，从今以后，我，彻底戒酒……”

“咚咚”，又有人敲门了。

“谁啊？请进。”

进来的，是位瘦高个的中年男子，一见到病床上的白素雪，他马上恭谦地上前作自我介绍说：“白素雪同志，您好，我叫林伟，是本地晚报的文艺记者，特地来采访您的。”说着，又掏出记者证来请白素雪过目。

看了一眼他的记者证，吴耘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

硬着头皮，白素雪只好先请林伟坐下，又问他：“那么，您想采访点什么？”

记者的口才，果然不错，马上，林伟就侃侃而问了：“素雪同志，前天晚间的演出，是您莅临本市的第一场演出，因此，各方面对此都极关注。当然，效果也是很不错的，不少戏迷反映，在您临近花甲之年，艺术上还能有如此境界，确实不易。不过，据一些内行分析，那天的演出，您也有偶尔的失误，对此，大家都很关心，希望您能谈谈。”

白素雪缄默了。她能谈些什么呢？对这次失误，她很清楚：其实，何止是这一次……最近以来，每逢登台，她总感觉吃力，总感觉力不从心，总提心吊胆……看来，是那个谁也违背不了的自然规律……

见她久久沉默不语，吴耘有些尴尬。为了打破僵局，想想，替她说了：“记者同志，对那晚的失误，素雪同志是很内疚的，她觉得对不起观众，也对不起同台演出的同志。不过，这里面，有一定的客观原因：那几天，她因为奔忙，身体不舒服，再加上演出那天，她又被本地她几位早年的师兄妹硬拉去喝了点酒……不过，为此，素雪同志刚才还向他表示：为了观众，为了戏剧艺术，从今以后，她决定彻底戒酒……说来，你可能不清楚，这口酒，本是她坎坷一生唯一的一点儿嗜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林伟一边点头，一边速记，完了，追问了一句：“那么，除此之外，对今后，素雪同志有没有什么设想，打算？”

白素雪依然沉默着，此时，说什么好呢？她觉得她也不知道。

见她还是不作声，迟疑了一下，吴耘只好又说了：“当然，素雪同志是我们团的台柱，也是当前京剧界的尖子之一，多演戏，演好戏，在京剧表演艺术上，多为后人留下些东西，也是她的想法……”

林伟记完，又问：“那么，在培养接班人，使祖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后继有人，以及解决你们团年轻演员青黄不接方面，素雪同志有没有考虑？”

吴耘点燃支烟，深吸了一口后，又望望不作声的白素雪，只好硬着头皮越俎代庖地一答到底了：“这个嘛，当然是有的，不光她，就连我们，也时常在考虑……不过，物色一个好苗子，特别是象她那样文武全才，做念唱打全面发展，戏路子很宽的角色，实在是很难找哩……”

听他说到这儿，白素雪终于开口插了一句：“这次回去，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去选苗子。”

“是吗？那，太好了……”林伟说着，兴奋地记下了她的这句话。

三

这是北京中国戏校的练功室。屋子当间的绿地毯上，一群学员正在练功：有的练旋子，有的练小翻，有的在下腰，有的在劈叉……大约是练的时间长了，加之又练的十分认真，一个个脸上挂满汗珠，身上也冒起热气。

可是，一旁窗前，一个稍许有点发胖的姑娘却在悠闲地握着两瓶汽水，慢慢地喝着。她，就是白素雪的独生女儿白小雪，她的模样，眉目有点像妈妈，清秀俊俏，但身形，却有些象她早已逝去的父亲，高粗，魁梧……

她的同学兼朋友，满脸泛红，汗流浹背的江楠朝她走来了。小伙子一头卷发，五官端正，身材也很健美，只是，眼珠转得很快，看上去容易给人一种精明过分的感觉。

见他过来，白小雪扬起一瓶汽水招呼他：“来！给！”

江楠抹了把汗，接过汽水，边喝边打量她：“怎么，又早歇了？”

稍微迟疑了一下，白小雪噘起嘴巴，带点娇气地小声道：“我腰酸，腿也疼，校医室开了证明……”

一口气将汽水喝完后，江楠冲她摇摇头：“你呀……你……！”

这时，学校门房举着份电报走进来，一见白小雪就冲她喊道：“白小雪，你的电报！”

白小雪吃了一惊，看了一眼也有些惶惑的江楠，走去接电报了。打开来看后，立即，脸色变了。她收到的，是高槐报告她母亲受伤的电报。

“什么事？”江楠凑近她问。

她不作声，只把电报递给他。

江楠看了一眼后，哦吟片刻，马上果断地：“这样吧，你马上回去收拾一下，再到系里去请假，我这就去火车站帮你买票。”

沉思了一阵，白小雪点点头……

假请好了，车票也买到了，傍晚，江楠到火车站去送白小雪。

送到嘈杂的站台上后，江楠提着皮包，送白小雪找到她的车箱，想跟她一块上车，却被守在门口的列车员挡下了：“对不起，站台票不能上车。”

无奈，他只好把皮包交给白小雪。她望着他，伸出手来：“好吧，你回去吧。”

皱紧眉头，江楠握着她的手说：“记着，借这个机会，你就跟她多学点东西，最好，能争取到她正式收你做徒弟……”

“这……”小雪感觉语塞。

“怕什么，别傻！家传世袭，这本来就是京剧界的传统，要不，咋会形成各家流派？”江楠的语气，好象很有些见地。

白小雪嘟嘟嘴：“可是，我妈的脾气你不了解……”

江楠靠近，扶着她的肩：“不管怎么，自己的女儿，她会考虑的……瞧瞧戏校以往的毕业生，出去后，倘若没机会拜个名师，有几个能成气候？”

白小雪低下头：“可是……”

“没关系，回去，借着照看她的机会，盯住她不放……不走这条路，我看，今后很难逃出跑龙套的命……”江楠说着，又紧紧搂了她一下。

这时，发车预备铃响了。

等白小雪上车在车窗后坐下，江楠在车下又跟她最后叮嘱了一句：“记着，无论如何，力争成功，这，可是关系到咱们今后前程的大事……”

白小雪虽然点着头，但目光中，仍有一种不十分有把握的茫然之情。

火车长鸣了一声，隆隆向前了。

望着逐渐远去的火车，江楠久久地佇立在站台上，眉宇间，流露出一丝希冀和满足。

一天一夜，火车把白小雪拉到了白素雪身边。母女相见，少不了有一番长吁短叹，亲言絮语。过后，白素雪打量着女儿，说：“我马上就出院了，你还赶来？”

白小雪噘起嘴巴，娇嗔地：“怎么，不欢迎我来？”

白素雪摇摇头，叹了口气：“唉！都是你高桅叔……”

“受伤了还不许人家来看看？”小雪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

“我是怕你耽误了学习。”

“反正，我们要分散去实习，回来跟你，不更能学到东西？”小雪说着，忙把她自己以及江楠给母亲买的東西一一取出，堆在母亲面前。